

清康熙年間的鹿港補遺

蕭信宏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對清康熙 61 年（1722）以前的鹿港提出幾個新的觀點：

1. 由康熙 24 年（1685）蔣毓英的《臺灣府志》「鹿仔港」的名稱推論荷蘭時期鹿港有漢人的活動。
2. 研究康熙 24 年蔣毓英的《臺灣府志》以及清康熙 34 年（1695）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所記載的「半線港」可能是鹿港。
3. 透過文獻確認鹿港興安宮並非像以往所認為的由興化人草創，事實上康熙 22 年（1683）後，閩安水師進駐鹿港並草創興安宮，在興安宮附近形成兵丁、同籍人的生活聚落。康熙年間的興化人應該是因為同籍關係，來到鹿港依附在閩安協轄下的興化水師官兵駐地，而跟興安宮產生連結。
4. 透過古地圖發現約在康熙 43 年（1704）以前鹿港為平埔族鹿港仔社的社域，以往都說鹿港屬於馬芝遴社。
5. 透過古地圖及史料發現約在康熙 43 年鹿港仔社消失之後，漢人北上開墾中北部，鹿港舊祖宮應該草創於鹿港仔社消失後，此時的鹿港漢人漸增，廟位在碼頭區，規模很小。
6. 透過古今地圖的比對，以及史料的查證，康熙年間古濁水溪（大武郡溪）的河道大變動有可能是來至康熙 33 年（1694）的大地震。
7. 透過古今地圖的比對，發現康熙末期施世榜家族可能選擇利用康熙 33 年大地震之前的舊大武郡溪河道來做為八堡圳的基礎渠道，這樣開圳工程才會降低其困難度。

關鍵字：鹿港、鹿港仔社、鹿仔港、半線港、八堡圳、興安宮、鹿港天后宮、濁水溪、大武郡溪

壹、前言

筆者家鄉在鹿港，因近年來教授清代鹿港的課程，因此查閱不少文獻和前人研究，對清代鹿港也有一些新的發現和觀點。但因整個清代鹿港的文獻資料過於龐大複雜，故此文先將研究年代區間限於彰化建縣的雍正元年（1723）之前，研究空間限於中部臺灣。

貳、荷蘭時期的鹿港

鹿港為臺灣之歷史名鎮，自古以來以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稱號，並以古蹟之多而聞名，其中不乏傳說創建於明朝之寺廟，如《鹿港天后宮志》稱鹿港天后宮創建於永曆年間，¹以及鹿港龍山寺官網記載鹿港龍山寺創建年代為明永曆年間。²但如果對臺灣開發史有所研究的人都會了解康熙 43 年以前，漢人從南向北開發，地區尚未超過雲林斗六，³因此鹿港漢人活動紀錄稀少，文獻無法支持此二廟創廟於明永曆年間的說法。

最早可支持閩南人來到鹿港活動反而是鹿港的早期名稱「鹿仔港」，⁴此名稱首見於清朝康熙 24 年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內文寫到「水師汛地……一汛鹿仔港 把總一員，兵一百名。」⁵。臺灣中部昔日多鹿，從荷蘭入臺至清初，鹿群遍佈，鹿的買賣非常興盛，故閩南人便稱此地為「鹿仔港」。因為「鹿仔港」帶有閩南人常用「仔」的稱呼，「鹿仔」是閩南人對

1 鹿港天后宮四種建廟時間，參見許雪姬，〈鹿港天后宮歷史沿革〉，收錄於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陳仕賢編，《鹿港天后宮志》（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17 年增補再版），頁 42。

2 鹿港龍山寺官網 <https://www.lungshan-temple.org.tw/index.php?nav=2&sub=1>，點閱日期 2022.12.29。

3 「諸羅自蔦松、新港至斗六門一百八十餘里……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北路防汛至半線牛罵而止……然虎尾、大肚，人已視為畏途……於是四十三年秩官、營汛，悉移歸治；而當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出自康熙 56 年（1717），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110。

4 常被引用「鹿仔港」之地名在中國歷史中「首見」於清康熙 34 年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卷四、武備志的說法是錯的。「鹿仔港」首見於康熙 24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

5 出自康熙 24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 年），頁 205-206。

鹿的稱呼，所以荷蘭時期閩南的商人來到鹿港幫荷蘭人向平埔族收集鹿皮鹿肉再送至臺南出口外銷是合理的推論，⁶ 因為當時的漢人尚未進入中臺灣，水土較易保持，康熙早期的鹿港是個可停巨艦的良港。⁷

叁、康熙年間地理環境大變化之影響



圖 1 康熙 23 年〈臺灣地里圖〉，1 為大武郡溪，箭頭所指為鹿港仔社、大武郡社、斗六門汛塘。

資料來源：中研院數位方輿網站，網址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

6 荷蘭時期賈社起源之濫觴，在於荷蘭人為管制漢人、原住民之間的捕鹿交易。因為出口鹿皮、鹿肉獲利很高，荷蘭人便意圖獨佔市場，規定鹿製品只能出售給荷蘭人，又開放漢人前往原住民的獵場收購鹿皮鹿肉。

7 「鹿仔港……舊可泊巨艦，今俱沙壅」，出自康熙 56 年，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87。

再來討論一個前人較少論及的鹿港地理環境大變化，依康熙 23 年（1684）後的〈臺灣地里圖〉（圖 1）來看，⁸ 鹿港地區當時是鹿港仔社的社域（圖 1 下方箭頭處），其旁邊就是源自於大武郡社及斗六門汛塘（圖 1 上方箭頭處）之間的大武郡溪，也就是現在的濁水溪。在康熙 23 年前後古濁水溪出海口位置是在鹿港仔社旁。以現在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將近兩公里的長度來推估，康熙 23 年鹿港旁邊的大武郡溪也應該有將近兩公里寬，是個相當大的港口可停巨艦。⁹

鹿港最早有漢人來定居的可靠紀錄應該可上推至明鄭時期的永曆 20 年（康熙 2 年、1663 年）大將軍右武衛劉國軒進駐彰化，當時彰化稱「半線」，¹⁰ 而鹿港有可能就是劉國軒統領的水師進出「半線港」，此議題因以往研究者從未論及「半線港」，所以「半線港」是不是鹿仔港無從得知？但筆者查得「半線港」和「鹿仔港」前後同時出現在康熙 24 年蔣毓英的《臺灣府志》以及清康熙 34 年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¹¹ 之後「半線港」再也無紀錄，但「鹿仔港」之後在文獻上還持續出現。

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寫到「諸羅縣……斗六門流匯大海，『半線港』直接奧區。」在康熙 23 年〈臺灣地里圖〉（圖 1）來看從斗六門匯集而來的溪流（圖 1 上方箭頭處），下游就在鹿港仔社旁出海（圖 1 下方箭頭處），所以「半線港」就是鹿港的可能性很大。再從康熙 24 年蔣毓英的《臺

8 本圖康熙 23 年〈臺灣地里圖〉早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康熙臺灣輿圖〉，年代大致為康熙 23 年後。資料來源：網站：數位方輿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59，下載於 2019.5.15。

9 「鹿仔港……舊可泊巨艦」，出自康熙 56 年，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87。

10 「劉國軒，福建汀州府人也。……二十年，晉右武衛，駐半線。」出自日治時期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759。

11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北路之『半線港』」出自康熙 24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37-241。「諸羅縣……斗六門流匯大海，『半線港』直接奧區。」出自康熙 35 年（1696）刊行，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8。

灣府志》寫到「半線港」是其一重要水師駐地，¹² 及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寫到「『半線港』水道之要津而不可忽者也」。¹³ 而鹿港在施琅收復臺灣後就有「水師汛地……一汛鹿仔港 把總一員，兵一百名」駐軍的紀錄，¹⁴ 可見「半線港」就是鹿仔港，當時可停巨艦。明鄭劉國軒統領的水師進出的應該就是「半線港」，所以「半線港」也在劉國軒屯兵範圍，此時定有為數不多的漢人定居。從以上的文獻紀錄應該可以確認「半線港」就是鹿仔港，劉國軒的水師就是由鹿港上岸並透過此港口往來安平港。

再從清康熙 38 至 43 年（1699 ~ 1704）間〈康熙臺灣輿圖〉（圖 2），¹⁵ 可看大武郡溪河道、出海口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本來康熙 23 年（1684）〈臺灣地里圖〉（圖 1）從斗六門北邊流出的大武郡溪（今濁水溪）下游已經南移改道變成（圖 2）的西螺溪 3 和虎尾溪 4。而（圖 2）鹿港的馬芝遴社（A）旁的大武郡溪舊河道已經變成斷頭河，不再有上游水源，所以才會在康熙 56 年的《諸羅縣志》寫到「鹿仔港、台仔挖，舊可泊巨艦，今俱沙壅」。而圖 1 的 1 大武郡溪河道成為圖 2 的 2 東螺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有文史工作者提出康熙 33 年大地震，造成臺北湖的生成，同時也造成雪山山脈末端隆起。（圖 3）黃色線為雪山山脈末端阻斷舊大武郡溪（今濁水溪）的流向，河道因而改變（圖 3 紅色虛線為舊大武郡溪河道），¹⁶ 而本人從文獻和以上兩張古地圖確認此說法是吻合歷史脈絡的。

12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北路之『半線港』、竹塹港、上淡水江，皆可以縱帆四出，陰謀不測之徒，不稽其往來可乎哉？……水地之防，必資于船，多設船」，出自康熙 24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37-241。

13 「臺灣環海依山，延袤二千餘里。擇其要而扼之……北則『半線港』、竹塹港、上淡水港，支分派流，濤洄湍激，皆為水道之要津而不可忽者也。」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51。

14 出自康熙 24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05-206。

15 近年來各界已大致同意「康熙臺灣輿圖」的繪製年代應該是在清康熙 38 至 43 年（1699 ~ 1704）間。資料來源：網站：國立臺灣博物館 <https://kangxitaiwanmap.ntm.gov.tw/comments.html?u=0&c=1>，點閱日期 2023.1.3。

16 文史工作者張錫池指出康熙 33 年大地震造成雪山山脈末端的隆起阻斷舊大武郡溪（今濁水溪）的流向，河道因而改變。張錫池，〈滾滾濁流下的彰化平原聚落形成〉，演講地點：鹿港十宜樓，時間：2022.9.24。



圖2 〈康熙臺灣輿圖〉大肚溪至虎尾溪段，1. 大肚溪 2. 東螺溪 3. 西螺溪 4. 虎尾溪 A. 馬芝遴社（鹿港） B. 斗六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康熙臺灣輿圖〉網站



圖3 康熙33年大地震造成雪山山脈末端隆起段位置，紅色虛線為舊大武郡溪河道。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康熙臺灣輿圖〉網站

附圖二：清初八堡圳等灌溉區域圖（顧雅文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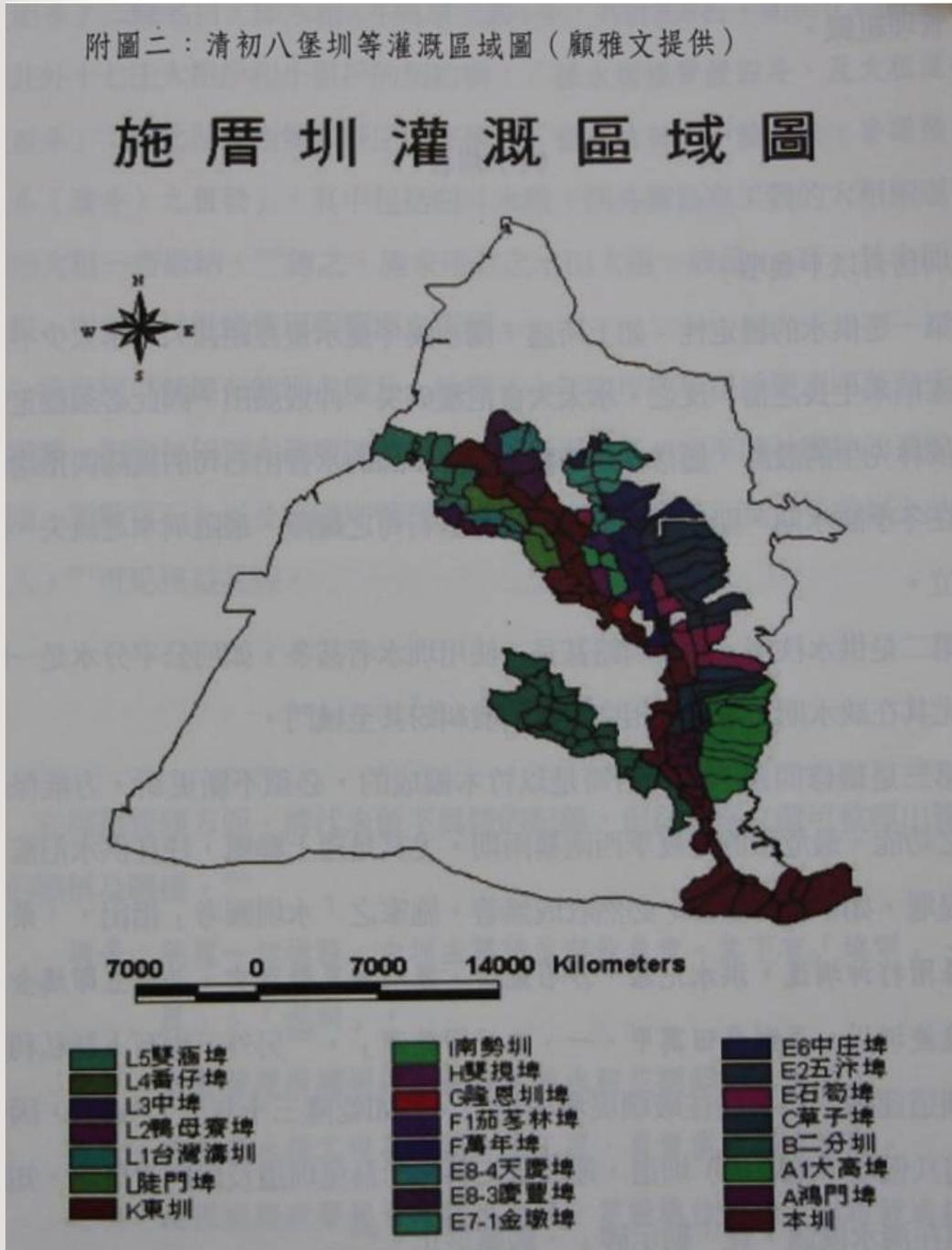


圖 4 〈八堡圳早期的灌溉區域圖〉。

再從康熙 23 年〈臺灣地里圖〉(圖 1) 可看出大武郡溪(今濁水溪)河道 1 從斗六門和大武郡社(社頭)之間以西北向流出,最後下游分為兩條,一條在鹿港仔社和二林社之間入海(圖 1 下方箭頭處),另一條在西螺塘南方入海。然而施世榜家族(施長齡業戶)是在康熙 40 年(1701)以後來到中部開墾,¹⁷ 遇到是〈康熙臺灣輿圖〉(圖 2) 的河道分佈,濁水溪的上游水源不再流到西北向的鹿港。然而施世榜家族(施長齡業戶) 勘查地形之後,就選擇利用康熙 33 年大地震之前的舊大武郡溪河道來做為八堡圳的基礎渠道,這樣的開圳方式,開發過程才會降低其困難度。從〈八堡圳早期的灌溉區域圖〉(圖 4)¹⁸ 看見濁水溪由上游的二水向西北分佈至鹿港就可支持此論述。康熙 58 年(1719) 八堡圳早期的灌溉區域初步築成,施世榜家族利用鹿港輸出八堡圳產出的稻米,導致鹿港的興起,鹿港之所以成為清代臺灣的第二大都市,實與八堡圳的稻米輸出息息相關。

肆、康熙年間的鹿港

關於臺灣各寺廟創立的緣起,增田福太郎將移民來臺,組織新社會分為三期,第一期為部落草創期,第二期為部落構成期,第三期新社會成立期。第一期為部落草創期,此時移民各自帶香火,但因部落未成形,隨時有回鄉的打算,故此時期尚未有建立寺廟的餘力。¹⁹ 透過增田福太郎分析,也讓我們了解臺灣有些廟宇,宣稱漢人來臺居住時就已經創建,其實是不符合開發史的,因為部落草創期是沒有建廟的能力。之後卓克華在劉枝萬、增田福太郎和鈴木清一郎的基礎下再更精確地將臺島寺廟之興建分為四期,²⁰ 讓讀者更清楚的知道清代臺灣寺廟大量興建的時期是在道光、咸豐年間,並非更早

17 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 37。

18 八堡圳早期的灌溉區域,顧雅文提供,資料來自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頁 87。

19 增田福太郎著、江燦騰主編、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臺北:東大,2005年),頁 101-108。

20 轉引自卓克華整理劉枝萬曾發表在《臺北文獻》的文章〈清代臺灣之寺廟(一)〉,蛻化成清代建廟四期特色,參見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縣深坑:揚智文化,2007年),頁 134-136。

的康雍乾時期。也就是說臺灣寺廟如果要確認在道光、咸豐年間已經建廟，需要有史料、文獻及歷史環境的支持。

鹿港興安宮就歷史文獻來說應該是鹿港最早建立的廟宇²¹ 分析如下：蔣毓英於清朝康熙 24 年編寫的《臺灣府志》稿內寫到「水師汛地……一汛鹿仔港 把總一員，兵一百名。」，可見當時鹿港有駐軍。另外在 1836 年的道光版《彰化縣志》寫到「聖母廟……鹿港新興街，閩安弁兵公建」，²² 鹿港新興街聖母廟就是興安宮，是由閩安官兵公建。而福州府的閩安水師在嘉慶以前屬於閩南的金門鎮管轄，²³ 所以福州府的水師閩安協中就包含南方的興化府水師營。加上光緒 13 年（1887），一百多年前興安宮〈公業示禁碑〉寫到「興安宮者，建自開臺之初」。綜合以上三項文獻，筆者推論康熙 23 年因為閩安官兵長期輪調駐軍鹿港，故建立興安宮。興安宮草創是由閩安官兵所建，在興安宮附近形成兵丁生活聚落，日後在大陸的同籍人才來鹿港依附，住在水師附近以便有所照應，興安宮並非如現在普遍的說法是由興化人所創建。

筆者為鹿港興化人，來臺四代祖蕭日新為興安宮咸豐年間重修主理人，在廟內留有咸豐年間的匾額，來臺第一代依祖譜記載在雍正年間定居於大甲，乾隆年間三代祖才來到鹿港求發展，有可能此時來興安宮依附同籍。筆者小時候每年下元節必和家裡長輩扛著祭品由街尾文德宮附近的住家至興安宮祭拜，因為農曆十月十五下元節是興化鹿港蕭姓的祭拜日。

由上面的資料推論康熙年間的興化人應該是因為同籍關係，來到鹿港依附在閩安協轄下的興化水師官兵駐地，而跟興安宮產生連結。日後鹿港水師於乾隆年間移至鹿港天后宮旁的營盤地，興化人因閩安水師官兵的離開才接管興安宮，離興安宮草創時間已有一段時間。但也因興化府人接管興安宮，興安宮從此才成為興安會館，也就是興化府人的廟。

21 鹿港興安宮是鹿港最早創建的廟宇，出自日治時期，《寺廟臺帳》，鹿港街役場，興安宮項。

22 參見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祠廟〉（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154。

23 嘉慶以前「水師閩安協……舊隸金門鎮」，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史列傳選》（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頁 228。

至於鹿港天后宮和鹿港龍山寺都相傳創建於明永曆年間，但如果對臺灣開發史有所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康熙 43 年以前在雲林斗六以北，漢人活動紀錄稀少，文獻無法支持此二廟創廟的說法。但這兩廟有沒有可能創建於康熙年間呢？

本文以下的鹿港舊祖宮就是現在的鹿港天后宮，此宮乾隆末因新祖宮的敕建，改稱為舊祖宮，日治時期改名為鹿港天后宮，俗稱舊祖宮或舊宮。鹿港舊祖宮在道光版《彰化縣志》天后聖母廟的項目中，為當時臺灣中部眾多民祀（建）媽祖廟位列第一。²⁴可見鹿港舊祖宮在《彰化縣志》編撰者的眼中是中部最重要的民祀媽祖廟，排名位列「屢著靈應」的彰化南瑤宮之前。到日治時期，鹿港舊祖宮與北港朝天宮、彰化南瑤宮並稱全臺三大媽祖廟。²⁵建廟年代至少有以下四種說法，分別是永曆年間、康熙年間、雍正 3 年（1725）與乾隆初年。²⁶

日治時代的大正 6 年（1917）《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上就有對鹿港舊祖宮作比較大篇幅的報導，裡面提到湄洲二媽是施琅帶來臺灣，鹿港人民懇請隨軍之媽祖神像，長留鹿港的描述，文章標題為〈鹿港媽湄洲進香〉內容如下：

崇祀天上聖母神像，歷今二百數十載，……而此舊祖宮，其神像之渡臺，實繫前清靖海侯施琅曩時督師，欲渡臺平定鄭克塽，因屢屢為風浪所阻，舟師不得濟，後有閩海軍人，為告以神靈，施乃詣湄洲祈禱，竝叩請神像，偕舟師渡臺，……族親施世榜父子，亦隨來鹿，開墾中部土地圳務。……施欲奏凱班師，急於去鹿，而鹿之人民，挽留不得，因懇請隨軍之媽祖神像，長留鹿港。

以上文字說明在大正 6 年時，有人受訪時說鹿港舊祖宮的湄洲二媽是施

24 依周璽《彰化縣志》的其他神明廟宇排序來看的是有以重要性來排序。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祠廟〉，頁 154。

25 〈中部的舊跡鹿港天后宮〉，《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1917）6 月 7 日第 6 版。

26 四種建廟時間，參見許雪姬，〈鹿港天后宮歷史沿革〉，收錄於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陳仕賢編，《鹿港天后宮志》，頁 42。

琅將軍於康熙 22 年帶來臺灣的，並由施世榜懇求慰留在鹿港，但關於懇留湄洲媽祖一說，在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和蔡志展〈施世榜在鹿港「懇留」湄洲媽祖的時間辨誤〉的文章中提出反駁，²⁷ 指出以施世榜的年紀、來到鹿港發展時間和開發八堡圳時間（1709–1719），沒辦法和康熙 22 年吻合。因此 2004 年出版的《鹿港天后宮志》已不再採此說法，宮志採用另一個說法是昭和 3 年（1928）鹿港文人羅君藍為天后宮重修所寫的序文。序曰：「鹿港聖母之寶像，乃是康熙 22 年施靖海將軍之戎幕僚藍理，同湄洲之僧恭請而來，俾鹿崇祀，至雍正參年（1725）即始建此天后宮」。²⁸ 在蔡志展〈施世榜在鹿港「懇留」湄洲媽祖的時間辨誤〉的文章中，也指出康熙 22 年鹿港是個尚待開發的地方，藍理到底有沒有到過鹿港都沒有紀錄，以臺灣開發史來看，藍理來過鹿港機率不高。²⁹ 依康熙 23 年（1684）後的〈臺灣地里圖〉（圖 1）來看，當時住在鹿港地區是平埔族鹿港仔社社民，漢人為少數民族，所以當時是否有媽祖廟的存在，仍然有疑問？

另外根據廟中嘉慶 21 年（1816）碑文記載，「顧自創建迄今，百有餘年，棧題磚墜，不無剝落。於是泉、廈各郊相聚而咨，……」。³⁰ 可見鹿港舊祖宮至少創建於嘉慶 21 年的百餘年前，也就是康熙 55 年（1716）以前。康熙 56 年《諸羅縣志》記載「鹿仔港港口有水棚，可容六、七十人，冬日捕取烏魚。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³¹ 此時位於港邊的天妃廟應是當地漁民和商船上岸時「船仔媽」恭奉處及少數漢人的信仰中心。依李獻璋提出臺

27 從史實來看，施琅恭請湄洲媽祖神像護軍之事，本就子虛烏有。……以施世榜獻地一事來判斷，當以「乾隆初年」建廟較為合理，參見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彰化：左羊出版社，1997 年），頁 161–163。另外蔡志展認為湄洲二媽非康熙年間施琅請來，是配合施世榜七十大壽，乾隆 5 年（1740）恭迎來鹿港，參見蔡志展，〈施世榜在鹿港「懇留」湄洲媽祖的時間辨誤〉，收錄於《蚶江鹿港對渡文化論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27–143。

28 羅君藍撰，〈鹿港舊祖宮重修序〉（鹿港舊祖宮藏，未刊本），1928。

29 參見蔡志展，〈施世榜在鹿港「懇留」湄洲媽祖的時間辨誤〉，收錄於《蚶江鹿港對渡文化論集》，頁 127–143。

30 〈重修鹿港舊聖母廟碑記〉此碑位於鹿港天后宮進三川殿後龍邊走廊牆上。

31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3。

灣早期港口祭祀的是「船仔媽」論點來推論，³² 當時鹿仔港天妃廟祭拜的應該是「船仔媽」，沒有分靈「湄洲媽」的時空環境。所以鹿港舊祖宮的正確創建年代應該是〈重修鹿港舊聖母廟碑記〉所記載的嘉慶 21 年（1816）的百餘年前，也就是這間海邊規模不大的鹿仔港天妃廟在康熙 55 年以前就存在。但創建時間的上限，應該是在鹿港仔社消失後，約在康熙 43 年之後。此時漢人來鹿港漸增，才可能草創鹿港舊祖宮，讓來鹿港的商船置奉船頭媽，這樣的推論比較吻合增田福太郎的論點。³³

2017 年增補再版的《鹿港天后宮志》根據戰後的資料，將創廟年代寫於萬曆 19 年（1591），年代再次前移，這個現象其實是臺灣宮廟普遍現象，以《湄洲媽祖志》所收集的臺灣創廟年代如下：

臺北北投關渡宮（1666 年），苗栗后厝龍鳳宮（1661 年，鄭成功部將），彰化天后宮（1676 年），雲林二天后宮（1664 年）、斗六長和宮（1666 年）、番薯厝順天宮（1668 年）、嘉義朝天宮（1677 年）、朴子配天宮（1682 年）、臺南鹿耳門天后宮（1661 年，鄭成功護軍媽），嘉義開臺天后宮（1661 年，鄭成功護軍媽），臺南下茄冬泰安宮（1659 年）、山上天后宮（1661 年，鄭部護軍改屯墾守護神）、善化茄拔天后宮（1661 年）、永康鹽行天后宮（1661 年，政部將陳永華）、安定蘇厝湄婆宮（1667 年）、茅港天后



圖 5

鹿港天后宮供奉施世榜牌位旁對聯的抬頭文字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9 年 9 月

32 參見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大陸雜誌》35：8（1967 年 11 月），頁 252。

33 第一期為部落草創期，此時移民各自帶香火，但因部落未成形，隨時有回鄉的打算，故此時期尚未有建立寺廟的餘力。第二期為部落構成期，此時期以農民為主，故先有和農民最相關的土地公廟的建立。既成部落後，除土地公廟外，又祀奉其他神佛，祠廟的建立可分以下三種情節：第一種由民宅奉祀至祠堂奉祀，第二種拾到香火或神像的祠堂奉祀，第三種個人攜帶的神像祭祀，大多為僧侶所攜帶的神像。此時期雖有建廟之事實，但極為粗糙簡樸。

宮(1677年)、西港玉敕慶安宮(1661年)、高雄路竹天后宮(1671年)、橋頭鄉天后宮(1674年)、大樹和山寺(明鄭時期,南安陳有德隨軍奉像來),屏東慈鳳宮(明鄭時期,高僧)。³⁴

蔣維鈇、朱合浦也在《湄洲媽祖志》書中指出臺灣寺廟創建年代的部份,需要再進一步查證。³⁵筆者在讀媽祖史料的過程中,慢慢了解到神話是需要被創造的,很多宮廟也是迫於現實,如不改變宮廟歷史就不能建立香火權威,也不利於擴大信仰範圍。

綜合以上所論,鹿港舊祖宮應該創建在鹿港仔社消失後,約在康熙43年之後,此時的鹿港漢人漸增,鹿仔港天妃廟位在碼頭區,規模很小。康熙末期施世榜家族,因八堡圳的開發來到鹿港定居,之後拓墾有成,雍乾間獻地擴建媽祖廟。

在鹿港舊祖宮廟史中,有項因素絕對不能忽視,就是因為有施世榜家族參與鹿港舊祖宮的廟務活動,才能讓鹿港舊祖宮在乾隆初年就成為中部最重要的媽祖廟。爾後在道光年間,名列《彰化縣志》民祀媽祖廟的首位。如果筆者是以鹿港舊祖宮的信徒身分來看,本人也會宣傳建廟於萬曆19年(1591),因為開臺媽祖的說法會提升香火及靈驗度。所以學術歸學術,宗教歸宗教,在此問題上無需過於爭執,建廟時間只需在學術上研究清楚就好。

關於鹿港龍山寺的創建年代,廟方無史料可以支持創建於康熙年間之前,故不在此文章加以討論。

康熙56年《諸羅縣志》記載「鹿仔港港口有水棚,可容六、七十人,冬日捕取烏魚。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其中「商船到此」應該就是到北頭舊祖宮前的碼頭停泊,將船頭媽請到廟裡寄放供奉,在此從事商業買賣,而「鹿仔港港口有水棚,可容六、七十人,冬日捕取烏魚。」指的也是北頭舊祖宮附近的漁民捕撈,所以康熙末期在鹿港北頭舊祖宮附近有漁、商

34 蔣維鈇、朱合浦主編,《湄洲媽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頁187、188。

35 蔣維鈇、朱合浦主編,《湄洲媽祖志》,頁188。

的聚落，其中北頭漁村聚落的存在年代依臺灣開發史來說應該可以上推至更早。再來看「鹿仔港港口……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脂麻、粟、豆屬於旱作，而當時平埔族從事的農耕是粗放旱作，需要吃多少才收割多少，並無存糧可做貿易，所以當時可做貿易的農作是漢人，這批漢人居住在鹿港附近，根據考證許厝埔農耕聚落就在清代鹿港街旁，³⁶也就是說康熙年間鹿港附近有個農業聚落在許厝埔，而這個聚落的存在或許可以上推至明鄭屯兵時期。

伍、結論

由上文知道「鹿仔港」的名稱可做以下合理的推論，荷蘭時期閩南的商人來到鹿港幫荷蘭人向平埔族收集鹿皮鹿肉再送至臺南出口外銷，因為當時的鹿港應該是個良港。

到了明鄭時期劉國軒進駐彰化屯兵，當時彰化稱「半線」，而「半線港」就是鹿港，劉國軒的水師就是由鹿港上岸並透過此港口往來南部的安平港。康熙末期鹿港附近有個農業聚落在許厝埔，而這個聚落的存在或許可以上推至明鄭屯兵時期。另外康熙末期在鹿港北頭舊祖宮附近有漁、商的聚落，其中北頭漁村聚落的存在年代應該可以上推至更早。

康熙 22 年施琅收復臺灣後，閩安水師進駐鹿港並草創興安宮，在興安宮附近形成兵丁、同籍人生活聚落。康熙年間的興化人應該是因為同籍關係，來到鹿港依附在閩安協轄下的興化水師官兵駐地，而跟興安宮產生連結。日後鹿港水師於乾隆年間移至鹿港舊祖宮旁的營盤地，興化人因閩安水師官兵的離開才接管興安宮，離興安宮創建時間已有一段時間。

康熙 43 年以前鹿港為平埔族鹿港仔社的社域，約在康熙 43 年鹿港仔社消失後，漢人北上開墾臺灣中北部，鹿港舊祖宮應該草創在鹿港仔社消

36 參見許嘉勇，《許我一間厝、許我一塊埔：鹿港許厝埔十二庄》（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7 年），頁 51-57。

失後，此時的鹿港漢人漸增，廟位在碼頭區，規模很小。康熙末期施世榜家族，因八堡圳的開發來到鹿港定居，選擇利用康熙 33 年大地震之前的大武郡溪舊河道來做為八堡圳的基礎渠道，這樣開圳工程才會降低其困難度。康熙 58 年（1719）八堡圳初步築成，施世榜家族利用鹿港輸出八堡圳產出的稻米，導致鹿港的興起，鹿港之所以成為清代臺灣的第二大都市，實與八堡圳的稻米輸出息息相關。

參考書目

壹、史料

清·康熙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年。

清·康熙高拱乾纂，《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清·康熙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清·嘉慶，〈重修鹿港舊聖母廟碑記〉。彰化鹿港：鹿港天后宮文物。

清·道光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年。

日治·《寺廟臺帳》，中研院複印版。

日治·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日治·羅君藍撰，〈鹿港舊祖宮重修序〉（鹿港舊祖宮藏，未刊本），1928年。

貳、專書及論文集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縣深坑：揚智文化，2007年。

許嘉勇，《許我一間厝、許我一塊埔：鹿港許厝埔十二庄》。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7年。

陳仕賢編輯，《鹿港天后宮志》。彰化縣鹿港：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4年。

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6年。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彰化市：左羊出版社，1997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史列傳選》。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

增田福太郎著、江燦騰主編、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臺北市：東大，2005 年。

蔡志展，〈施世榜在鹿港「懇留」湄洲媽祖的時間辨誤〉，《蚶江鹿港對渡文化論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27-144。

蔣維鈞、朱合浦主編，《湄洲媽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年

參、期刊論文

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大陸雜誌》35：8（1967 年 11 月）。

肆、其他

《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網址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

國立臺灣博物館康熙臺灣輿圖網站，網址：<https://kangxitaiwanmap.ntm.gov.tw/comments.html?u=0&c=1>，點閱日期 2023.1.3

張錫池，〈滾滾濁流下的彰化平原聚落形成〉，演講地點：鹿港十宜樓，時間：2022.9.24。

鹿港龍山寺官網 <https://www.lungshan-temple.org.tw/index.php?nav=2&sub=1>，點閱日期 2022.12.29。

Seven Supplementary views of Kangxi period Lukang

Hsiao Shin-ho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several new ideas :

1. From the name of "Luzikang" in Jiang Yuying's "Taiwan Fuzhi" in the 24th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685), it is inferred that there were Han Chinese living in Lukang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2. The research whether the "half-line port" recorded in Jiang Yuying's "Taiwan Fuzhi" in the 24th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685) and the "Taiwan Fuzhi" revised by Gao Gonggan in the 34th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1695) is Lukang.
3. Through documents, it is confirmed that Lukang Xing'an Palace was not founded by Xinghua people as previously thought, in fact, after the 22nd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683), the Min'an navy entered Lukang and created Xing'an Palace, forming a living settlement of soldiers and clansmen near Xing'an Palace. The Xinghua people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should have come to Lukang because of their homonymity and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Xinghua navy officers and soldiers under the Fujian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were connected to Xing'an Palace.
4. Through ancient maps and documents, it was found that before

* Master, Graduated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tificat, Feng-Chia University.

about the 43rd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704), Lukang was the community of the Lukangzi of Pingpu ethnicity, and it was said that Lukang belonged to the Taurinap.

5. Through ancient map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Lukangzi in about the 43rd year of the Kangxi (1704) period, the Han Chinese went north to reclaim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area, and the old ancestral palace of Lukang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Lukangzi, at this time the number of Lukang Han Chines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temple was located in the dock area, and the scale was very small.
6.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as well as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course of the ancient Zhuoshui River (Dawu Junxi)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may be due to a huge earthquake in the 33rd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694).
7. Through ancient maps and docu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Shi Shibang family, at the end of the Kangxi period, may have chosen to use the old Dawu Junxi River watercourse before the great earthquake in the 33rd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1694) as the basic watercourse for the Ba Bao Chun, so that the excavation of the artificial channels project would reduce its difficulty.

Keywords : Lukang, Lukangzi, Luzikang , Ba Bao Chen, Xing'an Palace, Lukang Tianhou Temple, Zhuoshui river, Dawu Junxi